

13

血債

宗 徒 司



華 文 藝 業 書

華 華 文 藝 叢 書

血 債

司 徒 宗

上 海 華 華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月

(有 所 權 版)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

著 者 玲 媚 女 士

發 行 者 革 新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西門內莊家橋街七一號
革新書店

上海四馬路一一七號
卿雲圖書公司總發行

(角 四 洋 大 價 實 冊 每)

「血債」序

茅盾

作者在「後記」中訴苦：他的生活圈子太狹小。「所接觸到的，總是這一類人，所過的生活也是這樣平淡的生活，于是作品取材的範圍也狹小起來了，」作者這樣自白：「我想擱起筆來不寫，讓我大南地北去跑一趟，讓我過一點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然後再動筆，」作者又這樣希望。

當然，這樣的希望並不壞，但是，應該對於這問題有更深的理解。先從所謂「作品取材」這一點來看罷，生活圈子的大狹小固然會影響到作品取材的範圍，然而一個寫作者所當引為人懼的，恐怕不是題材的不够廣泛而是觀察的不够深入；如果「廣泛」是做到了，而「精神」則談不到，那也不見得有什麼意思罷？其次，大南地北走這麼一趟，固然也可以多見多聞，然而，多見多聞不一定就等於充實了生活。至于「這一點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得先看你本來的生活是怎樣的一種：如果是站在鬥爭的圈子外的，那當然，「過一點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會對你有好處，否則，即使幹過了三百六十行，還不是個馬浪蕩罷哩！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無時無地沒有鬥爭。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很難站在鬥爭的圈子以

外。然而，說來奇怪，倒是寫作者很容易站在圈外而不自覺，這是因為他挾着一枝筆熱心地想抓住一些「不平凡」的生活來描寫，便自覺得「盡其在我」了。結果，若不是空空洞洞，言之無物，便會是冰冰冷冷，客觀之態可掬，再不然，便要抱怨「生活」圈子的狹小和平凡了。不過，「抱怨」還是好的；「抱怨」起于苦悶。問題在于他思想尚未貫通。

曾經有不少人這樣「抱怨」過，不單是本集作者一人。因此我覺得借這機會在這里提出來討論，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至于未集所收各篇，取材于教育界者為多，而且也是這幾篇描寫「小人物」的東西，比較好些；如「希望」和「俞教師」。這「小圈子的生活」，當然是作者最所熟悉，然而，同屬于此「小圈子」的又一類人物，例如「三多」和「爭取」中的主人公，却又不如老荀，（「希望」的主人公），或俞教師，那樣有肉有血；這又說明了如果站在鬥爭的圈子以外即使係最所熟悉的小圈子裏的生活也往往不能得其全的，而「爭取」這樣的題材也只能以「平凡」的面目出現，更不用說青年雲與老何這兩個人物只是一種穿上了袍褂的概念。

一九四六年六月于上海、報載十五天的停戰令延長了八天。

血 債 (小說集)

茅盾序

烟雲·····

希望·····

俞教師·····

春天裏的冬天·····

工作·····

爭取·····

三多·····

戒嚴的夜·····

血債——回憶錄·····

後記·····

一七一

一三一

一一一

九七

八五

六九

五三

四三

二一

一

烟 雲

一

王老闆把不到一寸的烟蒂撒熄之後，鄭重的藏到烟匣裏，不覺照例地歎上一口長氣。回過頭去，正看見倚在曲尺形櫃台後端的兒子，臉兒早已醉得紅紅的，却還是一口一口拚命地灌下酒去，心頭又像猛然被人重擊一下似的疼痛起來。

他趕快把視線向外邊移去，街上零零落落的幾個人影；對門的小茶店裏只有幾張空桌子呆呆站着，堂倌正在寂寞地打掃泥地，不時的仰起臉來向街心無目的注視一下；傍晚的斜陽正落在「王康泰酒坊」這一塊金漆斑駁的招牌上，發出黯淡的光輝。一片蕭條的景象，依舊填補不了王老闆的滿腔空虛落寞之感。

王老闆的年齡雖然只有五十掛零，而他的心境真是一天衰老一天。半生勤儉持家，料不到老境竟會如此淒涼！三開間的一家祖傳酒坊，現在只開一間的排門在拖挨着；作場裏已有三年多不開工了，

陳蕭的酒場也一年少如一年。肩上的責任這麼重，望到前面又是這麼遙茫，無怪王老闆就沒一個開暢的日子！

一個終年患着「乾血癆」病在床上的老伙伴，一個自從「十二月八日」戰事發生從上海輟學回家之後天天拚命喝酒的兒子，都會擾亂王老闆心波的安寧。兒子喝一點兒酒，原是自家店裏的本產，不用化錢去買，也算不上一回事；當初還是自己勸兒子喝口酒消愁解悶的。誰料兒子的喝酒越來越兇，喝得面頰通紅，還是不肯停止，後來竟是一杯一口地倒下肚去。王老闆顧到兒子的健康，心裏有些兒疼了，曾經不止一次地說：

「欣兒，酒不能喝多，『適可而止』，多了要傷身子的！」

兒子可不領情。心裏悶悶的不喝痛快就過不了日子。一向原算是一個好兒子，說不上聽話，却終年勤勤懇懇地讀書，沒有一點嗜好；這次回家以後，短短三年的時光，竟像變了一個。不是喝酒，就是睡覺，或者也會獨個兒到附近的野地裏去躑上一兩個鐘頭。他從沒有到母親病床前去站一回，也不肯跟父親多談幾句話。他對父親的忙碌憂慮，簡直有些兒厭惡；然而的確也沒有法子可以讓父親不忙碌或者不憂慮。有時也只有不着邊際的向父親說：

「無論怎麼都不中用，遲早要完，要餓死！」

悶悶地說着。說過以後更是悶悶的。於是就只有痛快地喝起酒來。

王老闆對兒子的話也曾經仔細地想過，覺得確實有幾分道理，只是找不到一個補救的辦法。他和店裏的伙計們也談過這一個「完不完」的問題，結論總是陰暗的成分居多。幾年來買不到做酒的原料，附近一帶除了被徵收大部分軍米以外，做食料已嫌不足，決計輪不到釀酒上頭來。而且，酒捐這麼重，資本却一年短少一年。他曾經仔細盤算一回，籌碼的數字果然年年在增加，然而存在店裏的貨物竟年年在減少。不是蝕本還是什麼！貨物一賣出，簡直就沒有法子可以補進；只能希罕少賣出一些才可以少蝕一些本。

這樣下去，「遲早要完」確會有一天要成爲事實的。到最近來，簡直是一天所售得的恰只好作爲一天伙食的開支；其他捐稅等等，完全用變賣抵押來維持。破產的陰影已經在慢慢兒移近，王老闆整個的心充滿着憂愁和煩怨。

有幾次王老闆竟想忍痛把店收歇下來，或者可以節省許多開支，更可以省下一筆捐稅。然而這種力似乎操在他自己作不起主來商會手裏。商會會長曾經對王老闆說：

「東大街上寶號是數一數二的大字號，如果要收歇，叫其餘的怎麼樣呢！」

雖然王老闆訴說許多苦處，甚至說到總有一天一家人都得餓死！越說越傷心，最後還掛下了眼

淚；可是會長却大笑着說：

「哈哈！王老闆真太會客氣，誰不知道王老闆年來發財了！不要說笑話吧，我們還全仗王老闆幫忙呢！哈哈……」

王老闆知道要把店收下來，就得整個破產，也許還有別的麻煩；於是只能把眼淚流到肚裏。每天早晨卸開幾塊排門，簡直像割下自身的幾塊肉一樣。過去的繁華景象，自己起早落夜兢兢業業的管理店務，現在想來，都如烟如夢，再也沒有重現的一天了。

王老闆在悲歎老境不幸之餘，只能把生活再度節儉起來。十多年來到對門喝早茶的習慣也取消了；香烟就由三十枝而改爲十枝；每天只是一碗蔬菜，伙計們在抱怨，只能當作沒有聽到。此外，他就再希望於兒子——

兒子如果能够替一點力就多好！至少可以把那個女傭人辭退了。兒子可以服侍一點病着的母親，燒飯儘不妨由店裏的那個小伙計管理，自己也可以幫一點忙。然而，兒子非但不能替力，還要喝這麼多的酒！

這不過是王老闆藏在心裏的一個希望，他決不會向兒子提出的。他決不願意因此而使兒子更煩悶，或者竟因此而害了病！那才真是「貪小失大」。

王老闆還是儘向自己身上刻儉起來。他對着落在夕陽中的金漆斑駁的「王康泰」那塊招牌出了一回神，計劃一下從明天起還有什麼可以節省的開支，搜盡了枯腸再也想不起什麼來；於是就無聊地離開了櫃檯，向後堂走去。經過兒子面前，兒子還是紅着臉在一杯一杯地喝；他並沒抬起頭來，竭力裝作隨便的樣子說：

「欣兒，少喝一些吧，當心身子！」

他不希望兒子有什麼回答，管自跨進「過界門」，走到內堂裏。剛經過一個小小的天井，跨進一排落地長窗，樓頭立刻就有一陣「噁噁」的聲音傳來。「老伙伴」的纏綿着的病情，不客氣地闖入他的腦海。

對着漸漸消瘦乾癟的「老伙伴」的臉，已經失去說一些安慰話的勇氣。每天照例進房來問一聲「舒服些嗎」或者「要吃些什麼東西不」，也不過盡一些做丈夫的責任。他料定即使挨過這炎暑，也一定難逃「秋分」。這又將是一筆浩大的費用！每次聽到「噁噁」的聲音，立刻聯想到未來的這一個「支出」，簡直使他驚惶萬分。

他默默地站在床前，把自己煩怨的心勉強收拾起來，用憐惜的眼光對着「老伙伴」。一盞嘴裏在說：「靜靜地躺着吧，不要多想！」一邊心裏却在虔誠的禱告：「但願這個不幸不再降下來吧！實在

壓不起了啊！……」

一遍又一遍的要求上蒼來解決他的困難，對醫藥之類似乎已失去信任。「老伙伴」也不再向丈夫訴說什麼苦了，只微微地喟歎着，掛下兩行眼淚……

樓下忽然有人在喊：「老闆！老闆！」

是店裏小伙計的聲音。他趕緊伏在窗口答應一聲，再輕輕地走到床前說：

「好好兒休息一回，我去就來」，

於是蹣手蹣足地走下樓梯。

原來又是商會會長的專誠拜訪。

二

王老闆送走商會會長已經是上燈時分。排門已經闔上，到了晚膳的時候。王老闆捏着一雙筷子，只是呆呆地出神。伙計們都在把一碗碗的粗麵條狼吞虎嚥地向飢餓的肚子塞，誰也記不起說話；王老闆的肚子只覺得滿滿的。

兒子也獨自在曲尺的櫃檯後端吃麵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放下酒杯。只是不時地抬起眼來注視一

下父親陰沉中帶有憤恨的臉。然而他也一句話沒有說。

要說幾句話的似乎只有王老闆。王老闆真有着許多話，只不知從何說起。也許是太多的話填飽了他的肚子，他用筷子在麵碗裏攪了一回，沒吃一條麵就把筷子放下了。

他悶悶地離開桌子，在店堂裏來回踱着，低下了頭，再咬緊嘴唇。沉重的步履在地板上發出「蹬蹬」的聲音來。

直到所有的麵都吃到肚裏之後，伙計中最年長的一個，才一邊用火柴梗剔着牙齒一邊如在獨白地說：

「這個年頭，已經沒有王法；誰有本領誰就發財！老老實實的規矩人，哼，不用想活命！」

說話一開頭，三四個伙計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起來了。從一次又一次的捐稅談起，談到商會會長的仗勢欺人，以及「混水裏撈魚」；有一個伙計就恨恨地說：

「總有一天，哼，砍掉這忘八的頭！」

「這一天也不遠了！」另一個用低幽的調子說。

「是啊！」那個首先說話的年長的伙計接下去：『到那一天，這忘八果然要殺，那些想靠別人代他付捐稅的狗彘也不能饒過他們！』！

像針一樣的說話刺中了王老闆的心。憤恨戰勝了哀愁和憂慮，他用拳頭奮擊着櫃檯，提高着嗓子說：

「哼！這些連狗彘不如的東西！和他們拚命去！橫豎活不下去了……」

「死」還有力的符咒緊壓在王老闆的心上，全身似乎平添了許多新力。假使眼前真有一個「狗彘」不如的東西，的確會重重地擊上一拳！

王老闆真是憤恨到極點。填飽肚子的許多話，像聯珠似的射了出來。他喊着，罵着，用手擊着自己的頭，真像發了狂。

難怪王老闆要這麼憤恨，半生的勤儉已經付之東流，現在竟到他老命的時候！他負擔了自己這麼重大的捐稅之外，還一定要他担任什麼「東街捐稅主任」！他幾次向會長提出「另選賢能」，然而會長總是笑嘻嘻地說：

「東街就是王老闆可以相當，此外就沒有人！誰不知道『王康泰』是數一數二的大字號呀！辛苦辛苦，幫幫忙！」

商會會長就是這麼看對了王康泰王老闆，讓你說乾了唾沫他也不睬。要什麼捐稅的時候，就來通知王老闆，要王老闆限期繳付。

今天商會會長就是來通知：明天上午東街派到一千萬××捐，限十二時以前送去。

十二時以前，這麼容易！這一千萬向誰去收！王老闆清楚地記起過去幾次捐款，也都是這麼限時；王老闆一家一家去認，簡直像討飯一樣，還受了許多冷言冷話，到末了總得自己賠貼許多才湊得齊。

王老闆走進一家店門說：「這次××捐東街派到五百萬，寶號應該認十萬元。」

人家眼也不擡起來地說：「捐稅這麼多，生意一些也沒有，拿什麼去付！」

王老闆賠着笑臉說：「真是彼此一樣，也就說不得了！」

「既然一樣，還來收什麼捐！」

「沒法呀，商會裏的命令……」

「不用說哩，總是王老闆活得落！誰不知道王老闆發了財！」

「啊喲！真是天曉得……」

「好好，不捐也不成；只是眼前實在付不出，沒法子，只好請王老闆暫墊一下，賣下來就送還。」

王老闆幫個忙！」

「怎麼墊付得出！」王老闆幾乎急得哭起來：「自己窮得……」

「噯！別客氣了！誰不知道……」

「……」

王老闆真得罵天，不知誰想出這個惡毒計策，要什麼殷實店戶負責收捐？更不知誰又點中了王康泰是殷實店戶？真是，天曉得……

三年來王老闆真不知代人家墊付了多少捐款，可就沒有收回的日子；有幾個小攤子簡直每次都是王老闆代付的。向商會會長訴說一通，會長只說了幾次「查辦」，卻沒有下文。錢已經到了手，誰還高興管這些閒事！

在這雙重夾攻之下，王老闆就是再多一些產業，到頭來也是一個「完」字。

今天壓在王老闆肩上的又是一千萬！明天十二時以前不去繳付，自己就得坐牢監。誰就該這樣的活受罪啊！

王老闆喊着罵着，擊着自己的頭；他要向人拚命去。王老闆真如發了狂。

店裏的伙計們也跟着發一通牢騷。

兒子坐在暗角落裏笑；「老伙伴」在樓上「噯噯」地喊，聲音快要傳到店堂裏來……

五

當王老闆變賣典質到再難拖挨的時候，這小鎮上已經零零落落的倒閉了許多所謂「大字號」；王老闆覺得自家整個破產的危險也快迫近眉際，要躲也沒處躲。眼看着過去赫赫有名的那些「大字號」，最後竟連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住，又使他恐慌起來。真的，誰叫他是「祖傳老店」！誰叫他場面這麼大！還不如擺一個小攤販，做一天吃一天，不會引動人家眼紅，倒自由自在。而他眼前的景況，正和他「老伙伴」一樣患着「乾血癆」似的，只是拖挨日子！總有一天要數出最後一口氣；像他兒子所說的「完」字遲早要降臨到王老闆的身上。

王老闆全身哆嗦起來。要想勉強振作一下，幻畫出一點希望，總是做不起主。現在竟連向上蒼祈禱的勇氣也已消失，只是失去知覺似的讓日子從身邊挨過。

他不再有什麼計劃，把店收歇的念頭也沒有了，他預備到不能拖挨的時候再說。今天賣去一些東西，明天賣去一些飾物，只是在糊糊塗塗中過日子。

一切的官能好像長在他身上，真的，他有點兒麻木！

然而——

王老闆竟突然的清醒過來了！

竟有這麼一種力量把麻木的王老闆震醒！是的，竟有這麼一天，一個消息震醒了王老闆。他張開